

2 藏传嘎乌

# 藏传嘎乌



中国悬疑推理文学巅峰之作  
中国版《达·芬奇密码》  
层层揭露死亡背后的阴谋和真凶

王雁◎著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② 藏传嘎乌

# 大恩大德

王雁◎著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悬疑·藏传嘎乌 / 王雁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 
2010. 11

ISBN 978-7-5430-5345-8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9494号

---

选题策划: 焦文军

著 者: 王 雁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[zbs@whcbs.com](mailto:zbs@whcbs.com)

设计制作: 朱 珠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39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1月第1次

定 价: 26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匪夷所思 / 001
- 第二章 穷追不舍 / 007
- 第三章 雪覆狰狞 / 013
- 第四章 雪域传奇 / 020
- 第五章 雪地遗痕 / 028
- 第六章 夜探冥井 / 036
- 第七章 萨满神谕 / 048
- 第八章 琴谱密语 / 056
- 第九章 猝死谜案 / 065
- 第十章 破译真言 / 073
- 第十一章 终端秘密 / 082
- 第十二章 非常毒杀 / 090
- 第十三章 背后有人 / 097
- 第十四章 见血封喉 / 104
- 第十五章 紧急抓捕 / 114
- 第十六章 生死之间 / 124
- 第十七章 谁是凶手 / 131
- 第十八章 偷梁换柱 / 137
- 第十九章 赌石虎口 / 145
- 第二十章 案中有案 / 155

第二十一章	神鬼莫测 / 162
第二十二章	血本无归 / 170
第二十三章	生死未卜 / 176
第二十四章	极度惊慌 / 185
第二十五章	敦煌飞天 / 193
第二十六章	悲情袒护 / 201
第二十七章	翡翠龙门 / 206
第二十八章	生祭杀手 / 213
第二十九章	一尸四命 / 221
第三十章	巧盗猫眼 / 230
第三十一章	罪魁祸首 / 235
第三十二章	穷其心智 / 239
第三十三章	炸冰浮尸 / 244
第三十四章	水下有鬼 / 251
第三十五章	天降头颅 / 259
第三十六章	追查到底 / 269
第三十七章	悬疑又现 / 277
第三十八章	真相大白 / 286
尾 声	/ 298

## 第一章 匪夷所思



一只雪鸮，迎着风雪，穿过红丹河，在格格出事的地方盘旋了几圈，朝着萧家老宅骤然俯冲下去，稳稳当地落在了萧错的窗台上。

萧错望着窗外，耳边全是汽车的碾压声、格格的惨叫声、骨骼的碎裂声，还有他孩子的哭泣声。格格死了，带着他的骨肉，死得支离破碎。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，他就要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格格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死去。

她不想活着吗？不，她想活，她就要做妈妈了，她失明的眼睛就要看到全世界了。没有人比她更渴望活着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她还在坚持着，要爬出危险区域。

在没弄清楚虎尔赤幸存原因之前，他一直认为，格格的死仅仅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谋杀。直到他见到狄康手上的老嘎乌，他才明白，格格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并没有让虎尔赤去救自己，而是坚持让虎尔赤去追回老嘎乌。难道格格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老嘎乌是他母亲的遗物吗？不，嘎乌可以寻找回来，而生命不可以。

这就说明，格格在受害之前就已经意识到，老嘎乌不仅仅是萧错母亲的遗物，而且，还藏着重要的秘密。

有什么秘密能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？有什么秘密值得一个女人牺牲自己，离开相依为命的爱人？

如果那天不是他亲眼看见格格躺在血泊里，如果不是何晓箏亲口告诉他，格格怀着他的孩子，他到现在也不相信格格已经死了。可那天在鬼街口，他明明亲眼看到了一双和格格一样的眼睛，这些都不是幻觉，都是真实存在的。这点，萧错十分

肯定。

格格究竟是谁？到底是瞎了，还是没瞎？死了，还是没死？格格为什么要跟他交换老嘎乌？为什么要出去？那些人为什么要杀掉格格？为什么？这都他妈的是为什么？

现在，格格留给萧错的除了一枚婚戒，还有一把九罗汉烧蓝老银锁和书桌上这些凌乱的画。

格格究竟在画什么？像衣服，像胡子，像帽子，像眼睛。是人？是什么人？格格的亲人？父亲？爷爷？什么样的人才能在她的记忆中挥散不去呢？

在萧错心中，这个女人身上的任何一点都值得他去爱，悲伤尽情地来吧，但要让它尽快地过去。于是，他握紧了拳头，狠狠地在墙上捶着，越是疼痛，那种恨就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多……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……

格格已经离开他 144 小时了，现在，所有的死亡不仅仅是一案扣一案，一环扣一环，而且是一人扣一人。老嘎乌还在狄康与何晓箏手里，他们俩此时却都被狄中秋困在医院里，这样下去，就意味着整个案件停滞不前。

渐渐地，他开始自责，开始动怒，开始悔恨，他开始收拾东西，与其在家煎熬，不如趁夜黑雪大，把何晓箏和狄康弄出来。他收拾了半天，只装了个平板电脑和玲蝉，以他素来思维谨慎的习惯，只能说明他在此时此刻，已经没了理智。

就在萧错急匆匆走下楼后，雪鸮突然笑了一声，朝红丹河方向飞去。王妈问萧错去哪，萧错只是叮嘱王妈：“雪鸮笑着朝红丹河那边飞去了，你抽空去看看，我怕有人出事了。”

萧错找到猴渣时，猴渣正火急火燎地打听高娃的下落。自从他收了玲蝉，满以为能发个横财，可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所料。葬狗坡事发之后，猴渣着实被刺激得不轻，格格死得疼人不算，就连高娃也不见了人影。

萧错拉着猴渣一口气跑到医院楼下，就觉得自己的心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，再不快一点就来不及了。可何晓箏和狄康被关在医院的第八层楼，无论从上往下，还是从下往上，想爬到这个高度都是一个险活，再加上寒风怒吼，漫天飞雪，更是铤而走险。

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快点，再快点，让何晓箏和狄康离开医院，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破解格格的死亡。他确信，池文青会帮助他成功解开驼皮之谜，找出那些幕后的推手。

何晓箏与狄康被关在了同一间特护监视病房里，一切行动，不仅有护士照看，而且还有狄中秋手下看护。狄康知道，只要狄中秋再关他几天，他就会因病退出调查萧楚格专案组。

狄康也为此怒火中烧，一个富二代做警察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他对狄中秋发了好几次飙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狄康虽然住在病房里，但脑袋也没闲着，他按照萧楚格死亡路线：血泊——呕吐物——琴谱、包——拖拉区——尸体——断肢，摆了一堆玩具汽车，反复演练她出事时的车行轨迹。

狄康说“左转”，小汽车在倒车；狄康再说“右转”，小汽车却是往左转；狄康瞪着眼睛叫“停下”，小汽车索性一直冲到门口。

何晓箏忍不住说了句：“你对工作的执著，真令人佩服。”

“我只是急于证实自己的脑子是不是恢复正常了，只是这声控汽车逆反心理太强。”狄康气得直接把小汽车扔到了垃圾桶里，又换了几辆遥控汽车反复演练。

按何晓箏的分析，萧楚格是先被撞击，而后遭到碾压的。那么碾压就有两种方式，一、倒车；二、掉头。如果倒车碾压，一退一进，就会重复碾压两次。如果掉头碾压，这种方式就会在马路上兜个大圈，这样的痕迹，张友和的大货车根本不可能完全覆盖。

然而，最让人费解的是无论哪种方式的碾压，萧楚格从发生争执到爬到死亡地，都需要时间。这段时间，凶手在干什么？

狄康反复试验，只是想快点重建现场，他必须弄清楚，这个马路凶手到底是脑残，还是天才？而最让狄康头疼的是，根据现有的证据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对萧楚格的车祸进行现场重建。

何晓箏问了句：“你反复演示车祸过程，是在质疑我的鉴定吗？”

“我不是质疑你的鉴定，而是怀疑这个解释。凶手到底为了什么才会多此一举，连撞一个盲人两次？”

问题一出来，狄康就觉得七窍都堵塞了，所有想不通的事情全部涌进了脑子里。他不担心别的，就担心萧错，如果案情再没有进展，萧错会出去杀人的。

狄康突然又扔了小汽车，他趴在地上，透过门缝能看到门外至少有两名他爸的



手下，他又跑到窗户那朝外看去，楼下、院子，三三两两的都是他爸的人。看来，狄中秋已经动用了安保公司，准备和他死磕到底了。

狄康没招，只好躺回病床上，瞪着天花板上的摄像头，此时他心里只打算着怎么早点离开医院，找到那个叫高娃的人问个明白。若是这个女人身上没有线索，那也就算了。倘若真有，那可是重要的突破口。

何晓箏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老嘎乌身上，杀人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，没有目的谁也不想去白干。既然凶手抢了老嘎乌，就说明那里面有名堂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从老嘎乌下手，或许这个动机后面还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秘密。

狄康仔细看过嘎乌，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符号天书，他一点儿名堂也看得出来。老嘎乌既是藏传佛教特有的护身符，也是萧错母亲的遗物。对于这个神秘女人，不仅狄康一无所知，就连萧错也是知之甚少。

何晓箏认为，萧错是个古玩老手，眼毒心细，他把这祸根戴在格格身上，就说明他也没有发现嘎乌盒里的秘密。

“如果不找出嘎乌所暗藏隐秘，那么，老嘎乌就不能作为杀人动机，只能说是一条线索。遗憾的是，那东西我真是看不明白，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，也翻了很多资料。确凿的定论没有，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，而在我看来，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。”

何晓箏赶紧问上一句：“什么传言？”

狄康往何晓箏耳边一凑，说：“我听狄清说过，萧错这个老嘎乌是喀喇沁王府里的东西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又是一个马蜂窝。事实上，狄康认为这种信息，很可能是关键之处。住在赤峰附近的人都知道，喀喇沁王府早在康熙年间就和清皇族扯上关系了。如果何晓箏觉得这个传言太扯淡，那就说明她还没见过世面。

狄康脑子里立刻闪现出萧楚格死亡时压着的那本琴谱。他觉得那本琴谱就是故意翻开扣在地面上的。还有萧楚格画的那座老宅子，那也是件比较奇怪的事……

狄康盯着窗外漫天大雪，想直接跳下去的心都有。忽然，窗外似乎有些动静，何晓箏看了看墙上的钟表，急忙“嘘”了一声，跳到狄康床上，裹着被子抱起狄康，顺势滚在床下，对狄康说：“我觉得萧楚格的案子越来越复杂了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，离开这里。”

“这里是八楼，从窗户飞下去，落地不死，那是鸟人才能完成的事。”

“我有办法，你看，床下到窗帘下面是个盲区，摄像头看不到。只要你把被子

扛起来，掩护我从床下爬到窗帘底下就行了。”

“我凭什么要掩护你？要走一起走。”狄康说着话，悄悄将床下的包裹拖进被子里。

何晓箏赶紧捂住狄康的嘴，看着窗外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嘘，小点儿声，有人来了。”

狄康扭头朝窗外看去，就在这明暗恍惚之间，窗外晃晃悠悠飘下来一个黑影，就那么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的，孤零零地浮在半空之中。

狄康顿时头皮发麻，呢喃了一句：“那，是人吗？”



窗外肯定是人，而且是萧错。

医院顶楼非常安静，只听见猴渣与何敬业呼呼喘气，胸口起伏得很厉害，看样子他们是累得不轻。池文青匆匆赶来，说萧明恒可以无缘无故失踪，但格格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不管是偷还是抢，都要把晓箏弄出来。又说七、九层楼也都有人看守，只有九楼病房安全，是个昏迷不醒的植物人。

猴渣点点头，只管与何敬业拉紧绳子就行，以萧错的身手，进了九层楼后，干掉两个看守，带着何晓箏和狄康直接跑路没什么问题。

有黑夜大雪的掩护，担心暴露明显是多余的。但何敬业还是迅速判断出了行动的危险本质，这些绳索虽然承重能力很强，但如果绳子猛然一放，动能就会突然加大，然后“啪”的一下，萧错就死定了……

何敬业刚想到这儿，绳子就突然往下一滑，吓得萧错七窍生烟，但他还是顺利地打开了九层楼的窗户，他脚步刚刚落地，就把绳子放到八楼的窗外。

何晓箏看到窗外落下一根绳子，心里暗喜，一定是池文青来救她了，她此时要做的就是五分钟之内，从八楼爬到九楼，然后换了衣服，从九楼离开医院。

狄康悄悄往天花板上的摄像头看了一眼，他知道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，却有一个致命的破绽，狄中秋不傻，以他的思维速度，何晓箏最多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爬到九楼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摄像头那边正站着狄中秋和狄清。狄中秋毕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商场拼杀，什么样档次的花样都见惯不怪了。正所谓“知子莫若父”，他逐渐意识到，狄康并不是个放浪成性的人，绝对不会跟何晓箏滚到床下苟且。于是，他趁

狄清发愣的时候，悄悄地离开了监控室，向狄康的病房走去。

狄康与何晓箏已经匍匐到窗帘下面，俩人从窗帘后面伸出头朝窗外看了看，这八楼和九楼的窗户距离有两米多，用长方红砖砌成，墙上还有些积雪，显得阴寒透骨。

也不知道何晓箏是吓的，还是冷的，反正上下牙齿是叮当乱碰，心里想着，池文青这玩笑开得可真是大了点，这么高的楼真要是爬起来，肯定要比葬狗坡来得更加凶险。

狄康把绳子塞进何晓箏的手里，何晓箏却一脸苦状，摇着头说：“要不你先走，你爸是冲着你来的，你走了，你爸肯定就不看着我了。”狄康一看何晓箏那姿态就知道，她是心里害怕。

当然，对一个还不成熟的妞妞来说，两层楼的高度就足够尖叫腿软的条件了，何况这是八层，连狄康都觉得有点腿脚发软。不过，以何晓箏的身手，一分钟爬两米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。但最让狄康担心的是——何晓箏有恐高症。

可现在时间紧迫，也容不得多想，狄康心里发急，只能连吓唬带鼓励地安慰她：“别废话了，在葬狗坡里，你已经飞过一次了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在鬼门关前转悠的次数多了，也就不害怕了。你想想，我是拼了命才从葬狗坡里背回具尸骨。单凭那颗金子弹，就能决定那骨头绝对是个有大秘密的人，你要再不出去，那骨头就白便宜给人类鉴定科了。”

何晓箏点了点头，她朝楼下看了看，下面惨白幽暗，根本看不清楚有些什么状况，只有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牢牢地握住绳子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不放心地看了看狄康。

就在这时，狄康忽然听到外面有些响动，随即把耳朵贴在地上，脸色大变，朝何晓箏摆手：“快走，有人来了！”

## 第二章 穷追不舍



狄中秋被走廊里的凉风激出一个寒战，这种深入骨髓的冷，更像某种杀气，逼着他加快了脚步。

狄中秋站在病房门口，把耳朵贴着门，先是听一会儿，里面没什么动静，可心里却涌起了大事不妙的感觉。于是，他悄悄推开门，房内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有两张空床。

狄中秋往地上看了看，见到被子里像是有人，但一动不动。从身形上看，只有一个人。他想掀开被子，看个究竟，又怕遇见尴尬，只好厉声喊了一声：“狄康。”

狄康掀开被子，狄中秋神色一慌，立刻问道：“何晓箏呢？”

狄康假装困意懒懒地应了一声：“她在卫生间。”狄中秋看了一眼卫生间：“你睡在地下干什么？”

狄康支吾答道：“何晓箏说她要洗澡……说床上的角度能看到门缝……”狄中秋走到卫生间门口，并没有听到里面有水流声音，心里暗猜有鬼，却又无法推门去印证儿子的话。他迅速把视线移至窗口，只见窗帘有些飘动，似乎有个人影在闪。他直接走到窗户跟前，稳住气息迅速一掀，这一掀使得狄康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狄中秋将头探出窗外，往楼下看了看，楼下也没有何晓箏半个人影。

狄中秋又朝上看了看，九楼的窗户也没什么异常，心里暗松了口气。他哪里知道，何晓箏早跳入九楼窗内，正坐在窗户下面，擦着脑门上的汗，嘟囔着：“这回真是危险，再晚上几秒钟……没法说，简直是不堪设想。”

萧错躲在窗帘后面，朝窗外瞥了两眼，正好看到狄中秋的脑袋，急忙缩了回来。何晓箏也站起来，向下窥探，见狄中秋缩回脑袋，才松了口气。

狄中秋走了以后，狄康也如法炮制，迅速登上了九楼，就在他跳进窗户的那一瞬间，病床上的植物人突然“哼”了一声。何晓箏吓了一跳，一边换衣服，一边走到病床前，按下按钮呼叫护士，用眼神替那个病人感谢了狄康祖宗八代。

萧错打开病房门，暗示狄康和何晓箏赶紧先走，自己干净利索地放倒了那两个看守。

狄中秋回到监控室，觉得这事有些不太稳妥，立刻问狄清，有没有看到何晓箏起来去卫生间，狄清支支吾吾，一脸的奸计得逞。狄中秋心想坏事，立刻返回病房，再去掀开被子，狄康已经不在。狄中秋大呼上当，急忙掏出电话通知手下。

医院门口，除了狄中秋的人马以外，还有一批谭彪的混子。龙叔有话交代：只要何晓箏离开医院，就把她做废。废，就一个字，但对于貌美如花的何晓箏来说，比死还残忍。

狄康与池文青几人会合后，身后立刻追上一帮人，也分不清谁是狄家的，谁是谭彪的手下，反正目标只有一个，把那俩人弄回病房去。

狄康看到有个胖子去抓何晓箏，立刻腾空侧踹，只可惜这很拽的一脚很不幸地踢在了身边的烧烤炉上，其结果是凄凉的，迎面过来抓何晓箏的那胖子，差点被炭火活埋了。

与此同时，炭火也掉了狄康一身，裤子瞬间点燃，在连蹦带跳扑火之际，狄康发现医院里又拥出一群人来。眼看就要遭到围攻，一辆车“嘎”的一声，以能够力挽狂澜的姿态，停在了他们面前。

几人定眼一看，原来是萧错。何敬业拉着池文青大喊：“快！快！快！”狄康急忙上车，萧错一踹油门，车“噌”地蹿了出去。

等狄康缓过神，险些吐口鲜血，大喊一声：“快回去，何晓箏不见了……”



何晓箏此时正被几个人围在中间，她面对的是一场相当不对称的战斗，在她几次宣布是法医后，一啤酒瓶子就把扑上来的大个子开了瓢。她回头见狄康打开车门，也不等车停稳，一头就扎了进去。

萧错见何晓箏进了车，一打方向盘就蹿出去几十米。何敬业回头看到医院里追

出的两路人马，也都上了各自的车子，列出蛇形交叉的架势要穷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追上来了，急得何敬业一个劲地喊：“快！快！快！红灯，红灯，不能闯！”

萧错是没敢闯红灯，但他敢突然掉转车头，只听“嘎吱”一声，车屁股竟在路上旋转起来。更为惊险刺激的是，萧错竟然对着追车队横冲过去。弄得追车队措手不及，有的急忙躲闪，有的刹车不住，有的直接闯了红灯，弄得马路中间一片混乱。

这招神龙摆尾，是最有效的避险技能，但在高速行驶条件下紧急掉头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车毁人伤。可萧错却把车玩得出神入化，所有动作无一失误，实在令人叫绝。猴渣捂着胸口，神经一跳一跳地大喊：“真他妈的锻炼心脏。”

萧错“哼”了一声，玩这点儿动作，他还是手拿把掐的，只是就这么东甩一下、西甩一下，几圈神龙摆尾式的飘移下来，他这车的轮胎就算报销了。

狄康觉得车开得稳当了，又看到渐渐和那些人拉开了距离，才问猴渣最近见到高娃了吗？

这话正好戳到猴渣的软肋，猴渣哀叹着摇摇头，说打他从交警大队出来就没联系上高娃。就连高娃的亲朋好友，也不知道下落。猴渣哭丧个脸，求狄康弄个寻人启事，下个通缉令也行，只要能见到高娃的人。

狄康又问，高娃最后跟谁在一起。

猴渣说是一个叫秋萍的人，她手机关机，傍晚去找她的时候，她还在睡觉，只能等明天一早，她睡醒了再问问。

狄康接着问，萧楚格出事那天，高娃打电话是用的什么号码？猴渣说是用的公用电话，高娃的手机丢了，还没来得及换新的。猴渣又把高娃十月就辞职的事说了一遍，其他均说不太清楚。

狄康心中暗想，格格死亡之前，高娃就不在皇冠歌舞团了，那她为什么着急赶演出，喊猴渣去机场呢？他冷不丁冒了句：“我觉得高娃有二爷了。”

狄康的话确实是个伤感情的猜测。猴渣的脸当时就挂不住了，狠狠地看着狄康，狄康不得已，加了句：“个人观点。”

何晓箏看到猴渣的表情，像把叉子插进喉咙一样，就指责狄康，说：“你不能单凭直觉，胡乱猜测别人。”

狄康反驳：“这可不是直觉，在探明真相前，我们不能遗漏任何疑点。这是我们执法人员的破案手段：案情假设。高娃具有外遇的特征，而且和你研究尸体一样有说服力。”

何晓箏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找到的证据是有科学依据的，而你所谓的证据仅仅是猜测。”

狄康很肯定地说：“这绝不是猜测，那天她去机场，目的不是出行，很像是与人私会。当然，这个人肯定不是猴渣。在葬狗坡车祸现场，高娃的供词又令人十分费解。以我专业的心理学家看法，她不是疯子。”

没等何敬业和池文青反应过来，猴渣已经两眼放光，朝狄康靠了过去：“我呸！你们这帮人就是嫉妒，见不得帅哥配美女，高娃比你们任何人都正常。”

狄康看着猴渣一头“草木荒芜”的景色，笑道：“就凭你那尊贵的头，也进不了帅哥的队伍。你猴渣是鬼街口混大的，高娃有没有二爷，你最清楚。”

猴渣霍地挺直了腰杆子，想动手抽人，但他忍住了，毕竟他还在求狄康寻找高娃的下落。萧错看了眼猴渣问：“你在生气？”

猴渣摇了摇头，声音却激动起来：“我没生气。”

萧错一边开车，一边又问：“你没生气？可你的眼神看上去要丧尽天良了。”

猴渣被逼无奈，点了点头：“我没事的，我猴渣现在要学会接受现实。作为一个皇家贵族后裔，现落魄的小商贩，高娃抛弃我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我承认我穷，这点我没辙。你们谈你们的，当我不存在好了。”

何晓箏见猴渣脸色变了，知道他是真生气了，赶紧安慰他说：“别听狄康故意气你，他早就安排人找高娃了，高娃如果是失踪，那就和萧楚格的案子脱不了关系，狄康在这一点上，比你还急。”

街上寒风怒吼，漫天飞雪。不管是狄中秋的人也好，谭彪的人也好，此刻，都被萧错甩得无影无踪。

就在大家都以为没事了的时候，突然，从巷口里面钻出一辆大车，“嘎吱”一声横在路上。萧错一看形势不对，急忙踩下刹车。大家这才意识到，整个计划竟然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。

3

猴渣老远就认出那车是何震林的悍马，他急忙推开车门出去迎接。这个人，此时的出现是相当的有趣，因为何震林即将成为狄中秋的乘龙快婿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萧错等人心里都无法确定此人到底是敌是友。

何震林从车上下来，摸了一下猴渣的光头脑袋，问了一句：“我在日本那天，

特意在富士山下拍了照，那山比你的头帅吧。”

猴渣知道他在挑衅，摸着光头说：“那富士山，发一张就够了，还换着手机连发我两张。就算你把大自然全拍出来，跟我这光头比帅，都不是对手。”

何震林听到“两张”眼眉齐皱，也没和父母打招呼，只是朝车里瞥一眼，而后一脸凶悍，对着何晓箏训斥道：“这大雪天的，不在医院里养病，出来瞎折腾什么？”

何震林此话一出口，大家基本明确了敌对这一事实。如果认为何震林就此打住，那实在是低估了他的战斗力。何震林训斥完，一把将何晓箏拽下车，跟何敬业说，他要和妹妹说几句话。

萧错趁机叫猴渣下车，换个轮胎，接着他又对狄康说：“我想要回我的老嘎乌。”

“嘎乌暂时不能给你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可不是我们讨论密文的地方。”

“密文？”既然涉及“密”字，萧错就不方便再问，他看了看表，心里一点都不敢松懈，他紧盯着路口，恐怕狄中秋的人再追过来。

池文青看着何震林，心里纳闷，在这紧急时刻，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

只见何震林拉着何晓箏，站在悍马车边，悄悄地说：“这事我琢磨好了，你和狄康俩在医院再住一段时间，孤男寡女的，很容易就好事成双了……”

“好事成双？我和他在一起，是局里的安排，便于破解疑点，追查线索。再说，他胆子没我大，智商没我高，资历没我深。还有，他现在还穿着卡通袜子，我们之间悬殊太大……”

“可狄康家境比谁都好，狄氏唯一的继承人，人人都想去踩一脚，这次赌石大会，狄家就投入了五个亿的资金。难道你不想放下解剖刀，进狄家做太太吗？”

“让我对他有非分之想，除非他死了。对了，哥，我的那本人类学书还在你老雅阁车上，那车你卖给谁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那本书找回来？”

“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怎么还往尸体上扯呢？看来女人胸大无脑，是有证可考的。”

“我发誓，我的智商发育和我的胸部没什么关系。你老实说，你现在是狄家的人，还是我们何家的人？”

何震林气急败坏之下，拉着何晓箏就往悍马里拖：“不管我是谁的人，我都是你哥！你在感情上还是个雏，不然你怎么就老惦记着那个研究动物的铁强！我是你哥，我不能眼看着你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童贞给别人塞了牙缝！”

没等何震林话音落地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人已经被何晓箏放倒在地。事态的



发展有点出乎意料，何晓箏的脾气拽起来真是出神入化，此刻，何震林最后悔的就是没去学习个散打截拳道什么的。打小苦练过的那几套广播体操，起不到一点防御作用。

狄康见俩人动起手来，急忙跑上前去，扶起何震林，问了句：“你们在吵什么？”何晓箏脸腾地红了：“别管他，我们走。”

萧错上了车后，忽然眼皮一跳，发现后面的车队在大雪里正一隐一现地往这边追来。萧错急忙掉转车头，对他们喊了一声：“快上车。”

紧追其后的是狄中秋，儿子涮了他，他也没办法。不去追，太没面子，必须且一定要追。但有人认为不能追，这个人就是狄清。

狄清劝他，狄康跟萧错在一起，赌石大会还要请萧错解玉，再追下去会把关系弄僵……

狄中秋听到这里，突然把车速慢了下来。他看着拍卖行挂着的“国际翡翠赌石文化节”的条幅和广告，叹了口气掉转车头，叮嘱狄清说：“赌石大会就要开幕了，萧错人脉广，在赌石方面又是手眼通天，他手上那些珠宝商人，信他就像信神一样。萧错不说话，那些石头，没人舍得下重金赌。以萧错此刻的心情，爸实在不好出面去请他到场……”

狄清明白父亲的心思，在鬼街口下了车，她就这样默默地走着，却不知身后墙角，站着一个人，紧紧跟着她，而狄清好像没有丝毫的察觉。

狄中秋放弃了追车，谭彪并没有放弃干掉何晓箏的心，何晓箏出来就是一枚定时炸弹，一旦查出他们那天去过葬狗坡，随时都可能毁掉他们的计划。他数来算去，这帮人一定会回到玄光阁。

猴渣走到玄光阁古玩店门口时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谭彪此时正在屋内，猫着腰，小心翼翼，往货架里装窃听视频。装着装着就从耳麦里听到龙叔在墙外说了一声：“他们回来了，快离开。”

“我得把音频接好。”

“来不及了，他们过来了。”

“再给我两秒钟。”

“没时间了。”

“你想想办法，我马上就好。”

龙叔急中生智从墙头上掰下半截冰碴，朝玄光阁房檐上扔去。只听“咣当”两声，正在开门的猴渣突然捂着脸“哎哟”一声，吓得池文清打了一个冷战，问：“谁？”